

【刘基文化研究丛书】

主编

何向荣

吴开锋

刘基研究资料汇编

俞美玉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刘基研究资料汇编

俞美玉 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杨林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基研究资料汇编/俞美玉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7

(刘基文化研究丛书/何向荣,吴开锋主编)

ISBN 978-7-01-010009-8

I. ①刘… II. ①俞… III. ①刘基(1311~1375)-人物研究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8619 号

刘基研究资料汇编

LIUJI YANJIU ZILIAO HUIBIAN

俞美玉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永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26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10009-8 定价:3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周 群

刘基是对元明鼎革产生重要作用并对明清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这种影响不但体现在学术、思想方面，还影响了社会风俗、民间信仰等不同的层面。在庙堂，帝王有“开国文臣第一，渡江策士无双”的至隆极崇的褒赞；在士林，文士们倾慕其事功勋业、学术文章，称其为“勋业冠绝前古，而文章亦足以垂世，而莫之与并。”（李时勉《犁眉公集序》）；在闾阎，则被视为未卜先知、洞察未来的神异人物。可见，刘基是历史上一位在社会不同层面都具有广泛影响的杰出人物。自元明之际以来，评说、考辨、赞叹刘基的历史文献十分丰富，大致构成了刘基文化发生发展的基本脉络。但是，迄今尚未有一部与刘基相关的历史文献的汇辑，这影响了学界对刘基系统深入的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资料分布极分散，搜辑工作十分困难。由俞美玉女士编纂的《刘基研究资料汇编》则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相信必将会对刘基研究提供很大的方便。近日，俞美玉将书稿样本示余，余有幸得先睹之快。

本书正文部分是古代有关刘基研究资料的辑录，其中概可分为五大类：一类是以传记为主的有关刘基生平的综合性记述文字，二类是有关刘基生平、著作的真伪辨证，以及刘基被一步步神化之作。三是对于刘基事功勋业、学术文章的品评赏鉴资料，包括对于诗文集序跋解题以及数量甚多的评鉴。这一类中尤其稀见的是隐秀轩评《刘文成先生文集》。四类是记载刘基的影响，包括后人祭谒、步和刘基的作品等文献。五是有关刘基祖辈及后裔，尤其是刘基之子刘璟、刘珪的有关资料。这是该书的主体，也是全书最

具学术价值的部分。例如，神化刘基这一重要历史现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也是明代以来学者们研究刘基的焦点之一，但由于其被神化的信息散落于浩繁的历史文献之中，搜求十分不易，因此，对于被神化的过程一直难以理清。而该书的“传说资料”则辑辑大量刘基被神化的资料，从中可寻绎出刘基被神化的大致轨迹。再如，刘基的诗歌在元明之际文坛占据重要地位，其作品也往往成为向慕者效法的对象，这些次韵的作品是研究刘基诗歌在文坛影响的重要资料。同样，与其同时的步和刘基的诗歌，亦可见刘基的交游情况。本书作者也多方搜罗，得以将这些次韵、步和之作辑成一节。当然，数量浩繁的对刘基事功、道德、文章的评论文字，更是我们今天研究刘基的重要参考坐标。

民国以来，研究刘基及刘基文化的文献日渐浩繁，编者花费了极大精力，将其著作者、篇目名称、出版机构、问世时间等信息汇辑在一起，按时序编排，编成《刘基研究资料索引》，这也为其他人研究刘基及刘基文化提供了极大方便。

美玉女士多方搜求而成此杰构，余感佩其笃志不倦的精神以及矢志于嘉惠学林的努力，遂草序于拜阅之后。

2010年12月10于南京秦淮河畔寓所

目 录

序·····	周群 1
一、传记资料·····	1
二、刘基的事功·····	35
三、诗文集序跋解题·····	41
四、事迹考辨·····	79
五、后世评价·····	105
六、后人祭谒·····	131
七、步和之作·····	149
八、文学成就·····	157
九、书画成就·····	227
十、传说资料·····	231
十一、刘氏资料·····	241
十二、文献辑佚·····	249
十三、烧饼歌·····	253
十四、皇帝给刘基的公文：御书·····	257
附录：刘基研究资料索引·····	265

一、传记资料

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元进士。弃官归隐，入国初，仕至御史中丞，封诚意伯。卒年六十五，正德中谥文成。

少颖悟绝群，读书过目辄诵，善经学、工属文，傍通天官阴符家言，受濂洛之学于郑复初先生，即得其旨，先生大器之。后举进士，授江西高安县丞，以廉节著，揭傒斯见而奇之曰：“此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济时器也。”进贤有老人邓祥甫者，善天文，见而惊曰：“公聪明绝世，器识宏深，当为一代伟人。”尽送所藏秘书于公。公负气甚豪，不可一世，士以倔强书生自命。

尝游西湖，有异云起西北，光射湖水。时鲁道原、宇文公谅皆以为庆云，将赋诗，公独纵饮不顾，曰：“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时杭州犹全盛，众大骇以为狂，惟西蜀赵天泽尤重公，以为韩信、孔明之流，作文以期之。

方国珍反海上，省宪举公为行省都事，公建议以为方氏首乱，宜捕斩之。方氏闻之惧，请重赂公，公却不受，执前议益坚。而国珍乃悉其贿，使人浮海至京，赂用事者，授国珍官，听其降，劾公擅作威福，夺职羁管绍兴。公感愤恸哭呕血欲自杀，门人密理沙曰：“先生自负若，何而与匹夫妇同沟渎耶？且太夫人在堂奚赖？”固持之得不死。是后方氏遂横莫能制。

公在绍兴，放浪山水，以诗文自娱。所游必有记。行省复以都事起公，公受兵且抚且讨，寇悉平。时石抹宜孙为枢密院判，负义干公，与之相犄

角，军声大振。自枢密经历迁行省郎中方上功，而用事者右方氏，仅以故儒学资迁总管府判，夺其兵权，即弃官归青田，著《郁离子》以见志。众避国珍者多依以居。

客或说公曰：“今天下扰扰，以公才略据括苍、并金华，明越可折简而定，因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公笑曰：“吾正恶国珍、士诚辈所为，今乃效之耶？天命有归，姑待之。”会上下金华、定括苍，公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天命也，岂人力耶？”公决计趋建康，众疑未决，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谁能获万全哉？”会总制官孙炎以上命遣使来聘，遂间道诣金陵，陈《时务十八策》，从之。

陈友谅倾国入寇，势张甚。献计者或曰降便，或曰钟山有王气奔据之，或曰背城一战，不胜而走未晚。公独张目不言。上召公入内，公曰：“先斩主降议及奔钟山者乃可破贼。”上固问计安出？乃曰：“如臣之计，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且天道后举者胜，宜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时也。”上遂决策诱与战，尽覆其众，上以克敌赏酬，公辞不受。中书省设御座奉小明王，公怒骂不拜，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因陈天命所在，上大感悟，始定计取天下，攻皖城不拔，公言宜直捣江州，上悉军西上，友谅遁去。

上使都督冯胜攻南康，命公授方略，公以片纸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见某方青云起即设伏。顷有黑云起者，贼伏也，勿妄动。日中后黑云渐薄，回与青云接者，贼归也，衔枚蹑其后击之，可尽擒也。”众初莫肯信，已而青黑云起，具如公言，始以为神，遂奉而破城，取其城。

陈氏洪都将胡均美遣子约降，请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难色，公自后踢所坐胡床，上意悟，许之。均美遂以城降。

公闻母富氏丧，至是辞归。时苗军反金华、括苍，杀守将胡大海、耿再成、孙炎等。衢人汹汹，守将夏毅忧之，迎公入，一夕而定。公为发书属县，俾固守以俟邵平章兵至，而悉诛诸叛将。

方氏素畏公名，卑辞以币来唁，公白之上，使受而答之。因腾书宣上威德，方氏遂纳土入贡。

公赴京道经建德，适张氏入寇，李文忠时为帅，欲击之。公曰：“勿

击，不出三日贼当自走，走而尾之，此成擒也。”三日黎明，公登城望曰：“贼走矣。”众见其壁垒旌旗如故，且闻严鼓声，莫敢发，公复趋之，至其所则空壁，所留皆老弱俘。追而薄之东阳，悉获其众。公入谢，上从容问曰：“吾欲取陈友谅、张士诚，而众谓苏湖地肥饶，宜先取。”公曰：“士诚自守卤耳，友谅居上流，且名号不正，宜先伐之，取陈氏，士诚直囊中物耳。”会陈氏复攻洪都，上遂率师迎敌，大战于彭蠡湖，相持未决。公请移兵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决胜，上从之，陈氏平。

上还京定计取张士诚，收中原，公密谋居多。上时或至公所，屏人语，移时乃去，虽至亲密莫知其由。以公为太史令，上《戊申大统历》，见日中有黑子，奏东南当失一大将，时参军胡深伐陈友定，果败没。

上方欲刑人，公适入，亟语之梦，以头有血而土传，故欲应之。公曰：“头上血，众也。传其土得众且得土也，应在三日。”上为停三日刑待之，而海宁降，上悦，悉付公纵归。

荧惑守心，群臣皆惧，公密奏宜罪己以回天意。上许之，众乃安。大旱，上命公谕滞狱，甫决，雨随澍。公因奏请宜立法定制，从之。

张士诚既献俘，上意欲杀士诚，密言曰：“元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豪杰之士云合乌集，谁不愿帝？士诚非有弑主篡君之罪，杀之无名，且业已称王一方，其志气不小。臣观其人，非为人用者，急则死耳，莫若好待之。”上乃使李善长慰问士诚，善长夜过士诚曰：“主上与足下共起逐兔之秋，人各求所获，非有宿怨深仇也，足下于元又非有不讳之恶，为世大罪也，特以天下之势终当一耳。主上推心置人，待足下甚厚，倘若爱其余生，顺天之命，异日者亦得剖符裂土，世为休臣。”士诚坚卧不起，出言不逊，善长大怒骂出。

中书参政张昶，故元臣，有二心，使人上书诵功德，劝及时娱乐。公曰：“是欲为赵高也。”上领之。昶憾公，嗾齐翼岩中伤公，未及发而昶先坐事诛。司天台灾，翼岩论公天文事，不知其本出上命也。上怒，穷治得与昶通谋状，杀翼岩。

上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宪使凌悦因弹之，公为上言：“善长旧勋，且能辑和诸将。”上曰：“是数欲害汝，汝乃为之地耶。汝忠勋足任此。”公叩

头曰：“是欲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为之，将速颠覆。臣弩钝，岂堪此大任？”上乃解。

洪武元年正月，上即位，公密奏立军卫法，外人无知者，寻拜御史中丞，会章溢奏定处州七县赋北宋制，亩加五合。上特令青田止五合起科，曰：“使乡里子孙世世颂刘伯温也。”

或言有杀运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责，扫除弊俗，一二年后宽政可复也。”上幸凤阳，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言于上曰：“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振肃而后惠政可施，命宪司纠察诸道，弹劾无所避，因发中书省都事李彬罪状，诛彬。李丞相大恨。俟上归，愬之上。惜公持其章不下而讽。公以病请告就医青田。濒行，奏曰：“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王保保虽可取，然未易轻也。”后皆如公言。上手诏叙公勋伐，召至京，累欲进公爵，公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贪天功？”固辞。上欲相杨宪，公与宪素厚，以为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焉者也。今宪不然，能无败乎？”上曰：“汪广洋何如？”公曰：“此褊浅殆甚于宪。”“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猱，将僭轶而败犁矣。”上曰：“吾之相，无逾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恶太深，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大恩。”其后宪以怙宠，广洋以巽懦，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

三年十一月进封诚意伯。四年正月赐归老乡里，二月至家，遣长子琰捧表诣阙谢恩。上手书问天象事，公条对言：“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书奏上以付史馆。

瓠括之间有隙地，曰谈洋。南抵闽界，曰三魁，为醯盗藪，方氏所由乱，公奏于其地立巡检司控扼之，其奸民弗便也，相率挟逃，卒以叛，大豪复阴主之。公使子琰上奏，而不先白中书省，胡惟庸摄相事，啣公旧语，使刑部劾公欲构谈洋地为墓不得，则创立司之说以窘其人，致激变。疏上不问，复请逮其子琰，又不问，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夺其禄。公驰入朝见上，但引咎自责，不敢言归矣。

胡惟庸既相，公私忧曰：“吾安敢希言验，即验如苍生何？”遂悒悒得疾，惟庸阳为修好，挟医往候，饮以毒药，又三月浸剧，给驿舟护归，卒。

以天文书授子琰，使伺服阕进，戒之曰：“勿令后人习。”又为遗表，劝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用宽猛若循环，毋持一端。诸形胜要害之地，宜宿重兵，与京师声势相联络。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任事，上之无益，不久必败，败则上思我，其时可密闻也。”及惟庸败，果思公言。

公为人刚毅有大节，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勇气奋发，不复反顾，而揣摩事计多中。其于天文尤悬断不爽，家居惟饮酒弈棋，未尝自言其功。上天威严重，独公抗言直议，不以利害怵其中。上亦礼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过得谴者，公密为营救而免。初与同郡叶、胡、章、宋四公同出处，有通家之好。至于居官任政，则各行其志，俱以功名显于世，而公与宋公文章又为当代首称云。

杨文懿公曰：“子房不见词章，玄龄仅辨符檄，公勋业造邦，文章传世，可谓千古人豪。”或疑公逮事胡元，专门象数，何异瞽伊尹之屡就，恨周公之多才也。

〔清〕徐开任辑《明名臣言行录》卷三《诚意伯刘文成公基》，清康熙刻本

刘基，字伯温，青田人。曾祖濠，仕宋，为翰林掌书。宋亡，邑子林融倡义旅。事败，元遣使簿录其党，多连染。使道宿濠家，濠醉使者而焚其庐，籍悉毁。使者计无所出，乃为更其籍，连染者皆得免。基幼颖异，其师郑复初谓其父爚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门矣。”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有廉直声。行省辟之，谢去。起为江浙儒学副提举，论御史失职，为台臣所阻，再投劾归。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西蜀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称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

方国珍起海上，掠郡县，有司不能制。行省复辟基为元帅府都事。基议筑庆元诸城以逼贼，国珍气沮。及左丞帖里帖木儿招谕国珍，基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国珍惧，厚赂基。基不受。国珍乃使人浮海至京，贿用事者。遂诏抚国珍，授以官，而责基擅威福，羁管绍兴，方氏遂愈横。亡何，山寇蜂起，行省复辟基剿捕，与行院判石抹宜孙守处州。经略使李国凤上其功，执政以方氏故抑之，授总管府判，不与兵事。基遂弃官还青田，著《郁离子》以见志。时避方氏者争依基，基稍为部署，寇不敢犯。

及太祖下金华，定括苍，闻基及宋濂等名，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既至，陈《时务十八策》。太祖大喜，筑礼贤馆以处基等，宠礼甚至。初，太祖以韩林儿称宋后，遥奉之。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基独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因见太祖，陈天命所在。太祖问征取计，基曰：“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太祖大悦曰：“先生有至计，勿惜尽言。”会陈友谅陷太平，谋东下，势张甚，诸将或议降，或议奔据钟山，基张目不言。太祖召入内，基奋曰：“主降及奔者，可斩也。”太祖曰：“先生计安出？”基曰：“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太祖用其策，诱友谅至，大破之，以克敌赏赏基。基辞。友谅兵复陷安庆，太祖欲自将讨之，以问基。基力赞，遂出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基请径趋江州，捣友谅巢穴，遂悉军西上。友谅出不意，帅妻子奔武昌，江州降。其龙兴守将胡美遣子通款，请勿散其部曲。太祖有难色。基从后踢胡床。太祖悟，许之。美降，江西诸郡皆下。

基丧母，值兵事未敢言，至是请还葬。会苗军反，杀金、处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浙东摇动。基至衢，为守将夏毅谕安诸属邑，复与平章邵荣等谋复处州，乱遂定。国珍素畏基，致书唁。基答书，宣示太祖威德，国珍遂入贡。太祖数以书即家访军国事，基条答悉中机宜。寻赴京，太祖方亲援安丰。基曰：“汉、吴伺隙，未可动也。”不听。友谅闻之，乘间围洪都。太祖曰：“不听君言，几失计。”遂自将救洪都，与友谅大战鄱阳湖，一日数十接。太祖坐胡床督战，基侍侧，忽跃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仓卒徙别舸，坐未定，飞炮击旧所御舟立碎。友谅乘高见之，大喜。而太祖舟更进，汉军皆失色。时湖中相持，三日未决，基请移军湖口扼之，以金木相犯日决胜，友谅走死。其后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

吴元年以基为太史令，上《戊申大统历》。荧惑守心，请下诏罪己。大旱，请决滞狱。即命基平反，雨随注。因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太祖方欲刑人，基请其故，太祖语之以梦。基曰：“此得土得众之象，宜停刑以待。”后三日，海宁降。太祖喜，悉以囚付基，纵之。寻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军卫法。初定处州税粮，视宋制亩加五合，惟青田命毋加，曰：“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帝幸汴梁，基与左丞相善长居守。基谓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令御史纠劾无所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皇太子置之法，人惮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抵罪，善长素昵之，请缓其狱。基不听，驰奏。报可。方祈雨，即斩之。由是与善长忤。帝归，愬基僇人坛壝下，不敬。诸怨基者亦交谮之。会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髹骸暴露，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帝纳其言，旬日仍不雨，帝怒。会基有妻丧，遂请告归。时帝方营中都，又锐意灭扩廓。基濒行，奏曰：“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轻也。”已而定西失利，扩廓竟走沙漠，迄为边患。其冬，帝手诏叙基勋伐，召赴京，赐赉甚厚，追赠基祖、父皆永嘉郡公。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

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三年授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二百四十石。明年赐归老于乡。

帝尝手书问天象。基条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茆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其韬迹如此，然究为惟庸所中。

初，基言瓠、括间有隙地曰谈洋，南抵闽界，为盐盗藪，方氏所由乱，请设巡检司守之。奸民弗便也。会茗洋逃军反，吏匿不以闻。基令长子琯奏

其事，不先白中书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挟前憾，使吏讐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未几，惟庸相，基大戚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八年三月，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璟曰：“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师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

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言导予。”顾帷幄语秘莫能详，而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说，非其至也。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所著有《覆瓿集》、《犁眉公集》传于世。子璉、璟。

[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百衲本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诚意伯刘公行状》

公讳基，字伯温，世为括苍人。年十四，入郡庠，从师受《春秋经》，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讲性理于复初郑先生，闻濂洛心法，即得其旨归，先生大器之，乃谓公父曰：“吾将以天道无报于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门矣。”

后应进士举，授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丞。揭文安公曼硕见公，谓人曰：“此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公在燕京时，间阅书肆有天文书一帙，因阅之，翊日，即背诵如流。其人乃大惊，欲以书授公，公曰：

“已在吾胸中矣，无事于书也。”之官，以廉节著名。发奸摘伏，不避强御。为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比慈父，而豪右数欲陷之。时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狱，府委公覆检，案核得其故杀状，初检官得罢职罪，其家众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复仇。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为职官掾史，以谏直闻。后于幕官议事不合，遂投劾去。隐居力学，至是而道益明。后为江浙儒学副提举，为行省考试官，顷之，建言监察御史失职事，为台宪所沮，遂移文决去。

尝游西湖，有异云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时鲁道原、宇文公谅诸同游者，皆以为庆云，将分韵赋诗，公独徒饮不顾，乃大言曰：“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时杭城犹全盛，诸老大骇，以为狂，且曰：“欲累我族灭乎？”悉去之。公独呼门人沈与点置酒亭上，放歌极醉而罢。时无能知者，惟西蜀赵天泽知公才器，以为诸葛、孔明之流，尝作文以期之。

方国珍反海上，省宪复举公为浙东元帅府都事，公即与元帅纳琳哈刺谋筑庆元等城，贼不敢犯。及特哩特穆尔左丞招谕方寇，复辟公为行省都事，议收复。公建议招捕，以为方氏首乱，掠平民，杀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斩之；余党协从诬误，宜从招安议。方氏兄弟闻之，惧，请重赂公，公悉却不受，执前议益坚。特哩特穆尔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镇，犹以公所议请于朝，方氏乃悉其贿，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台俱纳之，准招安，授国珍以官，乃驳公所议，以为伤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罢特哩特穆尔左丞辈，羁管公于绍兴，公发愤恸哭，呕血数升，欲自杀，家人叶姓等力沮之。门人密拉萨巴曰：“今是非混淆，岂公自经于沟渎之时耶？且太夫人在堂，将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气疾。是后方氏遂横，莫能制，山穴皆从乱如归。

公在绍兴，放浪山水，以诗文自娱。时与好事者游云门诸山，皆有记。行省复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吴成七等，使自募义兵。贼拒命不服者，辄擒诛之，略定其地。复以为行枢密院经历，与行院判舒穆鲁宜孙守处州，安集本郡。后授行省郎中。经略使李阙凤巡抚江南诸道，采守臣功绩奏于朝。时执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军功不录，由儒学副提举格授公处州路总管府制，

诸将闻是命下，率皆解体，敕书至日，于中庭设香案，拜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见授，无以宣力矣。”乃弃官归田里。时义从者俱畏方氏残虐，遂从公居青田山中，公乃著《郁离子》。

客或说公曰：“今天下扰扰，以公才略，据括苍，并金华，明越可折简而定，方氏将浮海避公矣。因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舍此不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为，今用子计，与彼何殊耶？天命将有归，子姑待之。”

会上下金华，定括苍，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客闻之，遂亡去。

公决计趋金陵，众疑未决。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讵能获万全计哉？”众乃定。或请以兵从，公曰：“天下之事在吾之所辅者尔，奚以众为？”乃悉以众付其弟升，俾家人叶性、朱佑等参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为方氏所得也，勿忧我。”适总制官孙炎以上命遣使来聘公，遂由间道诣金陵，陈《时务策》一十八款，上从之。

会陈氏入寇，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或欲决死一战，不胜而走未晚也。公独张目不言。上召公入内，公奋曰：“先斩主降议及奔钟山者，乃可破贼尔。”上曰：“先生计将安出？”公曰：“如臣之计，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且天道后举者胜，宜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敌，以成王业者，在此时也。”上遂用公策，乘东风发伏击之，斩获凡若干万。上以克敌之赏赏公，公悉辞不受。

中书省设御座，将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公大怒，骂曰：“彼牧竖尔，奉之何为！”遂不拜。适上召公，公遂陈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讨之计。遂攻皖城，自昏达旦不拔。公以为宜径拔江州，上遂悉军西上。陈氏率其属走湖广，江州平。上使都督冯胜将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略。公书纸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见某方青云起，即伏兵，顷有黑云起者，是贼伏也，慎勿妄动；日中后黑云渐薄，回与青云接者，此贼归也，即衔枚蹑其后击之，可尽擒也。”众初莫肯信，至夜半，诣所指地，果有云起如公言，众以为神，莫敢违，竟拔城擒贼而还。王汉一以饶、信降，上命公抚之。陈氏洪都守将胡均美使其子约降，请禁止若干事。上初有

难色，公自后踢所坐胡床，上意悟，许之，均美遂以城降。

初，公闻母富氏丧，悲恸，欲即归。上以书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从征伐。至是辞归，上遣礼官伴送，累使吊祭，恩礼甚厚。时苗军反金华、括苍，杀守将胡大海、耿某、孙炎等，衢州或谋翻城应之，守将夏毅惧，无所措。会公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即发书金、处属县，论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诸军克复处城，擒苗帅贺某、李某，处州平。公至家营葬事。时语所亲，以上必当有天下之状，于是乡里及邻附郡县翕然心服。方氏虽据温、台、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庆云，其小民亦未尝不怀公之旧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时遣人致书奉礼，公不敢受，使人白于上，上因令公与通问，公因宣国家威德，方氏遂纳土入贡。上时使人以书访军国事，公即条答，悉合机宜。

某年月日，公赴京，道经建德，今严州也，适张氏入寇。时曹国公守建德，欲奋击之，公乃使勿击，曰：“不出三日，贼当自走，追而击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贼走矣。”众见其壁垒旗帜皆如故，且闻严鼓声，疑莫敢轻动。公趣使疾进兵，至则皆空垒；击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穷追贼，进走至东阳，悉擒之以还。公遂至京。

时陈友谅据湖广，张士诚据浙西，皆未下。众以为苏、湖地肥饶，欲先取之，公曰：“张士诚自守贼耳；陈友谅居上流，且名号不正，宜先伐之。陈氏既灭，取张氏如囊中物耳。”会陈氏复攻洪都，上遂伐陈氏，因大战于彭蠡湖，胜负未决。公密言于上，移军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决胜，上皆从之，陈氏遂平。上还京，定计取张士诚，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谋居多。上或时至公所，屏人语，移时乃去，虽至亲密，莫知其由。

以公为太史令。一日，公见日中有黑子，奏曰：“东南当失一大将。”时参军胡深伐福建，果败后。他日公见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为？”上语公以所梦，公曰：“是众子头上有血，以土传之，得土得众之象，应在得梦时三日，当有报至。”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后，海宁以城降，果如公言。至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纵之。某年月日，荧惑守心，群臣皆震惧，公密奏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上临朝，即以公语谕群臣，众心始安。后大旱，上命公谕滞狱，凡平反出若干人，天应时雨，上大喜。